



革命先辈的故事丛书

革命先辈的故事丛书

毛 泽 覃

梅 中 泉

湖南人民出版社

毛 泽 覃

梅 中 泉

责任编辑：陈望衡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0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55,000 印张：3.625 印数：1—6,000

统一书号：10109·1228 定价：0.31元

编 者 的 话

粉碎万恶的“四人帮”以后，社会主义祖国满园春色，欣欣向荣，少年儿童在党的关怀下，正在茁壮成长。

少年儿童，今天是祖国的花朵，明天将成为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主力军。孩子们渴望学习先辈的革命精神，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实现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了满足孩子们的要求，我们编辑出版这一套《革命先辈的故事》丛书。

这套丛书，通过故事形式介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艰苦创业的丰功伟绩，描写他们可歌可泣的战斗历程和壮丽的斗争生活，歌颂他们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艰苦奋斗、甘洒热血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以激励孩子们向革命先辈学习，继承他们的遗志，把自己培养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这套丛书，由湖南、湖北、江西、陕西四省人民出版社共同组织出版，是写给初中和小学高年级学生读的，力求写得生动活泼、引人入胜，为少年儿童所喜爱。我们热诚希望革命老前辈、作者、教育工作者，都来支持这项工作，共同努力，把这套丛书编好。

目 录

第一章 调皮伢子	(1)
调皮伢子“跳”出韶山冲	(1)
世上多少不平事	(5)
还是个毛小子	(9)
这回象个样子了	(13)
第二章 在水口山风暴中	(17)
一只拳头与三千只拳头	(17)
通红的灯火	(22)
响亮的锣声	(27)
第三章 八一起义前后	(35)
江上遇险	(35)
冲出虎口	(43)
大智大勇上井冈	(52)
第四章 井冈山的峥嵘岁月	(60)
记住啊，记住啊	(60)
召唤亲人	(67)
摧枯拉朽打新城	(73)

第五章 为苏维埃而战	(79)
怒斩活阎罗	(79)
笔，就是武器	(88)
锁紧口袋打豺狼	(94)
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100)

第一章 调皮伢子

调皮伢子“跳”出韶山冲

高高的韶峰，如一柄利剑直插蓝天。起伏的群山围绕着它，宛如一片绿色的洪波。在一个深深的浪谷里，有幢“一担柴”式的农舍，背靠松树林，面朝荷花塘，这小村的名字叫上屋场。

一九〇五年古历八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同志的小弟弟毛泽覃在这里出生。

韶山人都说，泽覃是个调皮伢子。名不虚传，他确实是个闲不住、呆不下的细家伙。

他顶喜欢跳跳蹦蹦地跑到河里捞鱼虾。久雨过后的一天，他和妹妹泽建在河岸上打猪草。忽然，泽覃指着河面说：“看，水鱼吐气泡！我去捉来！”泽建一把拖住他的腕子：“不行。河水涨满啦，会淹死的！”泽覃不听，甩掉篮子，挣脱腕子，噗通一声跳进河，没了。泽建急得哭起来。没想到，一刻，伶俐的泽覃出水上岸，跑到泽建身前，晃着手里的大水鱼：“看，

多肥哟！”泽建给逗笑了。

他顶喜欢跳跳蹦蹦地上山爬树捉鸟儿。一天，他跟二哥泽民上山打柴。泽覃忽地指着一棵高高松树的梢头：“看，喜鹊进窝啦！我去捉下来！”泽民一把抓住他的膀子，骂道：“这么高的树，不摔死你才怪！”泽覃不依，挣脱二哥的手掌，呼噜呼噜爬向树梢头，真格的，取下一只大喜鹊！二哥这才舒了口气……

就这样，他跳跳蹦蹦地在韶山度着欢乐的童年。可是，这伢子贪新好奇。待到一九一八年交春，他长到十二岁的时候，他的心飞出了美丽的故乡。

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大哥毛泽东从长沙回家过春节。这时，他是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在新思潮的影响下，抱定了救国救民的志向。

寒冷的雪夜，毛家灶屋的火塘里升起噼啪作响的柴火，全家人围坐在火塘之旁。小泽覃素来亲大哥，就趴在大哥的腿子上。在火光的照耀下，细家伙显得分外漂亮：分梳的头发又浓又黑，脸蛋白白的、圆圆的，收敛的小嘴巴挂着天真的笑意，一对闪亮的大眼睛机灵极了。

他和全家人一起嗑瓜子喝浓茶，一边听大人们谈天说地。大哥是带着一肚子新闻趣事回来的。他讲起长沙米价的暴涨，市民的艰难，军阀的逞凶；还海阔

天空地扯到不久前《时事新报》上登过的一则电讯：在很远很远的北方，有个俄国，原来也是富人的天下，去年十一月七日，那里的民众拿起枪，打进彼得格勒的冬宫，推倒资产阶级的政府，工人农民掌了权，世道翻了个边……

泽覃听得目不转睛，两线小眉儿挑着舞着。大哥晓得的事真多哟！好奇心在细家伙脑子里跳蹦着。

“大哥，这些事，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啊？”他说。

大哥笑笑，说：“哼，你不晓得的事还多呢！”

他随口出了一道数学题，考考小弟弟。

小弟弟懵了。他压根儿摸不着风！他的圆脸蛋红了，很不高兴地回想起自己的学馆生涯来。他已经在清溪寺和瓦子坪上了三年学馆，成天读的是《三字经》和“子曰”、“诗云”一类旧书。多半时日，先生摇头晃脑地拖腔领唱，弟子跟着大喉大嗓地吟诵。谁背不了规定的课业，谁就得伸出手掌挨先生的教鞭。泽覃可没有挨打过。先生说，他的成绩在馆里“出类拔萃”。谁知，在一道简单的数学题前，却显得这么无知！

大哥看着为难的小弟，在教育问题上大发感慨了。他说到旧学馆使得青少年愚昧、麻木，确实不好；又称赞长沙的新学堂，在那里先生传授的是科学与民主。如要造就栋梁之材，还是到长沙进新学堂好。

小泽覃的心眼一下子亮堂了。一个新奇而迷人的境界，蓦地展现在他的面前。大哥说得对。说什么的也不能在旧学馆呆下去啦！

他央求爸爸、妈妈：“让我也到长沙去读书吧！”

爸爸毛顺生摸摸八字胡，琢磨着。到长沙去读书，那要花多少钱啊？

妈妈文氏也思量着。母亲总是疼满崽的。这么大的细伢子，远离家乡，远离双亲，能放心吗？

他们给泽覃泼了冷水。

夜深了，火熄了，泽东、泽覃上床了。一对亲兄弟同枕而卧，贴心而谈。

“不许你走，怎么办？”大哥说。

泽覃想想，说：“溜！”

“不行，还是多讲几句好话，求求情吧！”

聪明的泽覃一把搂住大哥的脖子，带点娇气地说：“好大哥，还是你给我去求吧！你就对爸妈说：学费钱，你包了；离家远，你管我。”

毛泽东见小弟心计多，高兴极了。第二天，他向父母拍着胸膛作保证，好说歹说。果然，父母同意泽覃出外求学了。

过了春节，兄弟俩打着雨伞，背上包袱，走出家门，踏上风雪路。全家大小把他们送到路口，祝他们

百事顺遂。

小泽覃怀着对新生活的向往之情，面朝秀丽的山水、亲爱的送行人，挥挥手。那一双激动的大眼似在说——

别了，我的故乡！

别了，我的亲人！

然后，他欢蹦蹦地踏着大哥留在雪路上的一串脚印，身影渐渐消失在迷茫的远处……

贪新好奇的调皮伢子，就这样“跳”出了韶山冲。

世上多少不平事

毛泽覃来到长沙后，就进入了一师附小高十四班学习。附小与一师在一块，位于南门外的书院坪。大哥为泽覃办了注册手续后，就带他在校区逛逛，让他熟悉新的生活环境。

他们兴致勃勃地登上学校背后的妙高峰。这是座小山丘，树木葱茏，细细看去，每一挂老枝都吐了新芽儿。浓荫深处，有个六角亭，盖着琉璃瓦，悬在檐上的牌匾上写着：“君子亭”。他们俯视山下：那是校园，几幢青砖砌的两层洋楼，四周有回廊，门窗上方

有圆拱，还带有五彩瓷砖阳台，这种英国式的建筑在当时的长沙还是少见的。他们又抬头远眺：奔腾的湘江，碧绿清澈；高耸的麓山，雄伟壮丽。

优美的自然环境的确吸引小泽覃，但更吸引他的还是学校里清新的政治空气。这时正是五四运动前后，新思潮涌入一师和她的附小。毛泽东于一九一八年上期在一师毕业，从一九二〇年起担任附小主事（相当于校长）。他和一些进步老师向学生宣传科学，宣传民主，也粗略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在新思潮影响下，毛泽覃进步很快，常和一些同学坐在君子亭里，议论听来的国家大事。遇到不合理不平等的事，就挺身而出。

一九二〇年中秋节，夕阳西下，金风爽人。泽覃坐在大哥房里，聚精会神地读书。忽然，房门敲响了。他打开门一看，见走廊里站着一个满脸胡茬的大爷。他是打钟兼搞油印的校工，和毛泽东很要好，有什么心里话就爱找他谈谈。

此刻，老校工满脸愤懑的神情，问道：“你大哥呢？”

泽覃说：“出去啦！”

老校工“唉”了一声，车转身子。

泽覃说：“有什么事，就跟我说说吧。我等会儿一

定告诉他!”

“教工膳房的伙食钱，老师工友都有份。可是，今天过节，嗨……”老校工由于激动，语塞了，“你去看就晓得了!”说着，将泽覃袖管一扯，两人直往膳房走去。

泽覃来到饭堂，只见桌子上摆着几大碗好菜：红通通的东坡肉、黄橙橙的东安鸡、白晃晃的清蒸鱼……满屋香喷喷的。

满脸胡茬的校工说：“这是给老师吃的。”说着，又把泽覃拉进灶屋。

泽覃一看，只见案板上摆着一碟碟豆豉炒辣椒。这是花钱很少的平常素菜!

胡子校工说：“这是给工友吃的。哼，工友过节还怄气呢!”

“谁的安排?”

“熊庶务!”

泽覃一听，一股火气在心腔里扑腾起来。如今，学校里的人正在讲“平等”，讲“自由”，讲“博爱”，庶务先生却照样在克扣工友，这象话吗?走，找大哥去!

泽覃记得，大哥临走时说过，他到文化书社有事去了。于是，泽覃急煞煞出了膳房，撒开腿子，从学校所在的书院坪，跑到文化书社所在的潮宗街五十六

号，只见大哥正跟好多先生在屋里坐着，激烈地议论什么事情。

泽覃站在窗外大叫：“大哥，出来一下，有紧要事告诉你！”

毛泽东出得门来，听小弟讲了上面这件事，连声“哦哦……”

晚上，他回到学校，狠狠地责备了一顿熊庶务，嘱咐为工友补一餐酒席，然后，往他的住房走去。一路上，他想起了小弟，觉得这个调皮伢子，一遇不平的事，便要“跳”出来，扶弱抗强。这点子正义感，是很可贵的。有了它，一个人就会有长进。当然，这少不得好好引导……

夜深人静，皓月东升。皎洁的银辉照亮翡翠的妙高峰、寂静的教学楼，也照亮毛泽东的住房前廊倚栏而坐的一对亲兄弟。他们喝着浓茶，品着月饼。迷人的中秋夜景呈现在他们眼前，但他们并不专心去欣赏，而是沉醉于政治谈论中。毛泽东从熊庶务不公正的安排说起，进而说到整个国家，整个世界，开导弟弟：“世上比这更不平的事还多呢！现在，国家坏到了极点，人类苦到了极点，社会黑暗到了极点！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要唤起民众，来一个革命，改造中国与世界……”

泽覃全神贯注地听着，不由自主地捏紧了拳头。

还是个毛小子

环境的熏陶，大哥的教育，使泽覃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一师附小再也圈不住他啦！他认真做功课，可决不苦读寒窗。每当课余，他就的的达达地梭到潮宗街五十六号文化书社去，借书读书，依灯伴月。《新青年》啦，《湘江评论》啦，《晨报小说》啦，《新俄国之研究》啦……他都爱看。有时，他也学着做点儿发放新书的事。大哥是够忙的了，当个附小主事，只是打掩护，多半时间是在外边从事革命活动。有时，泽覃当个小“尾巴”，跟随大哥，去旁听旁听，见习见习。献身革命的大志立起来了。一九二二年，他索性离开了“正规”学校，进了湖南自修大学附设的补习学校。同年，他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对革命，他是够热火的啦。可是，他毕竟是只羽毛未丰的雏鸟儿，还没有真正理解革命。他在清水塘偷枕头箱的故事，后来让人传为笑谈！

一九二一年秋天，中共湘区委员会成立了。湘区

党委设在长沙小吴门外的清水塘。担任湘区党委书记的毛泽东和他的一家——包括杨开慧、毛泽覃和毛泽建，都住在这里。

毛泽覃初到清水塘，感到很新鲜。这是长沙城外一个冷清荒僻的地方。一片菜畦，一个小院，隐藏在三面长满绿树的小山丘之中。菜畦南面有两口池塘，水清如镜。塘岸间植杨柳，风来水动，树影婆娑。从小吴门来到这里，必须走过一段不短的弯曲小路，所以，闲人很少。尽管如此，为了防止意外，大家警惕性还是很高，很注意保密。

开慧同志担任机要和联络工作，谨慎极了。她有个枕头箱，看得宝贝似的。外出时，她往往要把枕头箱取出来，从里边拿点什么，塞进包袱里；回家时，又常常打开箱子的小铁锁，往里面塞点什么。里边究竟藏着什么宝贝？住在清水塘的几个小青年——除毛泽覃外，还有毛泽建、朱舜华、何宝珍，都感到很稀奇，很想揭开它的秘密。

“什么宝贝？能看看吗？”小青年们指着枕头箱，对开慧说。

开慧道：“不行。这是党的秘密！”

毛泽覃一听，想道，几个住在清水塘的共青团员，不都是党的人嘛！对我们还守秘密，哼，凭什么理！

他决计智取枕头箱，便悄悄地把三个妹子找到塘边，说了自己的主意。妹子们都点头叫好。

小巧玲珑的院子，有一个穿堂，穿堂两边有四间厢房。左厢前间是毛泽东夫妇的卧室，后间是开慧的妈妈杨老太太的卧室。通常，他们三人你出我进都不锁门，反正有人看家。毛泽覃的主意，就是要等他们全出去时，钻个空子，把箱子搞到手。接连两天，小青年们在右厢房待着。

这天，机会到啦！杨老太太提着篮子上街买东西去了，开慧嫂子背着包袱到外边送文件去了。屋里只剩下大哥，一边伏在桌上写文章，一边伸出右脚摇摇篮（摇篮里躺着小岸英）。突然，窗外有人叫：“润芝，有人找你！”毛泽东急急跑出院子。

就在这一刻，毛泽覃从右厢犁进哥嫂房里，掀开席垫，抱起箱子，又照原样铺好席垫，然后赶急跑到杨老太太房里。

三个妹子一齐跑来。毛泽覃警告她们：“你们要是泄露机密，当心脑袋！”他们正要设法开锁看秘密时，猛听得由远而近的脚步声。可想而知，有人进屋了！机灵的泽覃将箱子往床上一放，扯起老太太的印花布被子，扑的一下罩住它。

是开慧同志回来了！可把她急坏了啊。床上翻，